

八藝文

詩文記本地事跡舊集多載燕臺贈行姑擇其善者存之

青嵐凝翠

劉憲 叅政

懸崖帶雨青猶淺老樹藏烟翠欲流試向絕巔送雙
目萬家禾黍望中秋

香泉龍湫

一勺靈湫淨好看香泉何處渺雲端我來欲喚潛龍
起洗却江山六月乾

佛溝聖水

佛法無邊從古說此溝聖水是誰呼隴西大旱今三

安定縣志

卷八

六十二

載曾溉良田萬頃無

道院棲霞

琳宮琅闕擁青蒼上有紅霞捧玉皇我欲學仙來元
處可堪清夢在巖廊

安定道中遇雪

梅友松 都御史

楊麾秋出鎮緩帶臆旋車雪裡風埃靜春前地脉事
恍疑村擊壤還是塞吹蘆民苦邊供急懸看歲有無

送惲令應翼赴安定任

張位 大學士

君好讀奇書蟠胸富武庫傾腸析名理欲挽不得休

長劍拂霜寒西指秦關路神鋒初發礪百里難留步
何處不可為風雲看軒翥

贈張別駕

謨

赴莒州任

費

宏

大學士

鳳雛棲止碧梧枝選部息封亦可馳技本儒生湏目
試官於聖世敢辭卑春風且聽林鸞囀歸路誰將行
馬騎欲采民謠賦新句不容清德畏人知

前題

王

憲

尚書

累功三載奏京輦橋梓相輝喜正賒別駕有期辭闕
下稽勲無計逐天涯春連草色添行意風滾楊花僕

安定縣志

卷八

六十二

去車指日徵書求德政丁寧休為莒民遮

前題

杭

濟

布政

誰道長安厭客居綵衣庭所正歡餘舊銜不與新封
改嘉績方從上考書歸路青齊春草後離人燕薊落
花初平生風範忍傾接半面尊前賸起予

贈張二容臺出塞二首

鄭

洛

經畧尚書

銜息辭鳳闕伏節度龍城千騎隨征盖群酋迓使旌
懽騰雷欲動宣詔雨初晴歸向天王報華爨仰太平
甫竣榆關後還為梓里遊過秦誇異典述職及新秋

驛路皇華滿征袍畫錦浮使臣誰似爾名姓動瓊裘

送王別駕民牧赴闕兼謁觀二首 甘茹主事

十年佐郡常携鶴萬里朝天更佩刀梅雨有情沽

祖席棠陰無計戀征袍漠庭循吏來三錫秦地交遊

感二毛莫為移文歸卧穩東山總勝北山高

雙旌駟馬出戎州曉日輕帆自在流海內知音遙赴

闕天涯念子幾登樓隴山四望松楸合襄國重臨父

老留此去恰逢金鑑節好將民隱借歌謳

佛溝寺晤靈峰上人 楊行恕庶吉士

安定縣志

卷八

六十四

野寺春山陰復晴煙光草色遞微明青天半插峰雲

近白雪常涵澗水清却避風塵終放眼仍耽詩酒未

遷名飛揚跋扈終何事祇合山僧共結盟

興雲寺 張璧邑人

寺接雲霄碧落中仰高密處幾能通鬼神莫測尋真

路物我俱忘見太空玄鶴聽經松露冷老龍吸硯竹

風融永祈聖水消民渴好務春田日有豐

聞警偶感 張國紘邑人

雖云寄確有真實義解脫必不能安頓湏得

一點差錯時全體俱變易譬之五行中生尅相因至
生我不為欣尅我豈為瘁爰生不爰尅造化亦顛躓
生生與尅尅只當作一視萬事與萬物安得隨我意

送許令

秘

赴安定任

龔鼎孳

刑部尚書

許劭頻年別今年遂折腰風塵原浩蕩泰嶺况岿峩
竹馬喧同谷花城接渭橋官貧終自好書劍感萍飄

其二

舊日啣杯客花前更幾人風流同雨散吾子獨天真
世俗催干祿行藏穩鬪身還留名士意為政尚清淳

安定縣志

卷八

六十五

其三

武侯英畧在虞詡治功垂今古誠難及儒生應有為
志堅燒石地心細木牛時雪涕瘡痍罷間尋杜甫詩

其四

千峯明積雪遙拂画簾寒此去清秋騎知過落葉殘
人憐荒土貴吏到太平難獻替先明瘼心懸閭闔看

前題

王宗簡

禮部尚書

風稚何曾薄簿書臨歧折柳送征車雄篇壇坫推無
敵利器盤根試有餘五斗入厨為飼鶴樽劉客復

懸魚佇聽異績歌來暮花滿秦川化日舒

前題

蔣超

探花侍讀

我昔遊咸陽風物稱魁竒山是巨靈擘水從天漢支
層城壯雉堞丹雘蟠龍螭所悲兵火餘元氣多瘡痍
行人巾纓布爨煮乏薪炊輿夫項背腫驛馬骨骼垂
最驚衙前市多列膏煎醫辜校既狼籍稅癥亦嶮崎
我行泪湧出對席將輟卮還聞過西安秦嶺更可悲
都會既若茲邊陲自益危安定古巖疆逋課積不治
新聞龔君蒞破產盡償之誦聲滿山谷漸次集流離

安定縣志

卷八

六十六

英英許群賢忼慨善吟詩此行休暇逸努力極民饑
董治有澤循蕭規賴曹隨古來勲功原無一定期
常時矜逢掖臨事愧刀錐洗耻謝腐儒蒿目甦于遺
學道不愛人誦讀亦奚為臨行獻卮酒兼此進箴規

前題

程可則

郎中

從來形勝地西北是秦州山湧羗雲出天迴漢水流
詞人沾代見遺跡至今留到日褰帷望還堪紀牆遊

前題

徐乾學

探花編修

隴山高高隴水流隴西六月如清秋蕭閑朝那近此

地酒泉張掖連涼州諸葛戰爭餘故壘隗囂宮殿成
荒丘繡衣按部求名馬都護臨邊耀錦裘碧樹深巖
鸚鵡語清尊絕塞蒲萄浮數聲羌笛梅花落一曲秦
箏明月愁許侯分符萬里去曉發青門雍騶御虞詡
成名在此時王尊叱馭今何據京華故人折楊柳欲
行不行暫留駐我歌為作隴山詞目望輸臺為飛處

前題

魏學渠 郎中

君不見襄武城外渭水流千年征戰夕陽收左揖仇
池右太白五月積雪秦雲秋使君本是七閩彥文采

安定縣志

卷八

六十七

風流世爭羨騏驥無媒服鹽車比古諸侯亦不賤遙
遙西上石榴關黃塵莫遣老朱顏三秦自昔多循吏
武功槐里堪追攀追攀往事何足道琉璃硯水未枯
稿折腰強項等閒者退食還能杼雅藻藻心慧業疇
頡頏爲憶故人仰屋梁闕前羅得雙飛鳥壘喜徵入
侍明光

送天玉一弟之安定四首之一

許之漸 巡茶御史

爾才直繡帟此日學驅鷄列戍臯蘭北尋源大憂西
勲名煠草編詩思隴雲速極塞聞新政東柯索舊題

別安定父老詩四首

許 秘 知縣

作吏爰令名賦畀毋乃迂金錢若夜來奚由追殫詠
三載食膏脂相報惟區區浩然拂衣去欲去還踟躕
支顧鳩鵠殘羊皮不蔽膚求索多意外能無寬征輸
得罪誠所甘但願汝惟愉悲風吹出閨猶自立須畧

其二

出門見鴛鴦呼我東南翔蕭然一行李敝裘仍裊將
憶者在署時蟋蟀鳴我牀憂來攬衣起明星何煌煌
仰見喉舌箕張開夜未央心知難久留此方非無良

安定縣志

卷八

六十八

我僕亦已疽我馬亦已瘡飄然一葉輕勿為祖道旁

其三

連歲遭旱熯退公常蒿目徒跣禱東山齋戒及僮僕
懸瓶汲神泉計量占秋熟自春而徂憂引咎惟素服
莫為豐年玉但為荒年穀維時稍休豫庶無黍食祿
行矣勿興戎鼠雀非汝福六則炳王言蚤晚湏當讀

其四

一命甫下車遠與卓魯期堅白反見誣廉吏不可為
三五銀蟾蝓皎潔常缺虧來日當別離爾輩安得私

直道故難容三躒亦士師此邦非我邦奚能緩轅縱
家在滄海東山川迺間之愧無赫赫名去後休見思

送張令爾介之安定任

魏裔介大學士

彤廷曾對策花縣始為郎春色狼山滿邊風渭水長
携琴思訟簡下榻得詩狂驛路連秦蜀軍書問野棠

前題

梁清標戶部尚書

儒吏分符動玉珂隴西戰後事如何邊烽乍寢人牽
犢塞雪初消客渡河殘瀉蒲桃春釀熟獵回沙磧暮
雲多政平訟少垂簾日羗遂頻聞折柳歌

安定縣志

卷八

六十九

前題

王敷政侍讀學士

莫道函關未易行春風二月馬蹄輕王狼雄枕秦山
險石鼓聲聯蜀道平才子為郎花試發仙鳧鳴馭雪
初晴便期異績稱良牧會聽衢歌達帝京

前題

曹燕懷行人

函谷關西西望遙銅章新綰出天朝漢家仙吏能馴
雉屬國何人更射鷗嶽翠曉瞻仙掌潤何冰寒踏馬
蹄驕邊沙積雪連天水乍得春風一夜消

前題

金相玉中書

君魚舊號姑藏長馮立曾懷上郡民係土成功輕萬里使君何事遠三秦葡萄夜醉琴堂月鸚鵡歆餘隴首春咫尺長安傳內權應留治績勒貞珉

安定脩城記

吳琮
行人

國朝之有天下迄今殆百年矣承平日久凡郡邑恒多頽圯不治為守令者視為末務皆莫之理安定為隴右大邑西接甘涼東連閩輔西域諸國之入貢者皆由於此誠要衝之地也為之令者非長干政事不足以宰是色滄川趙侯萬達由監生來知縣事自下

安定縣志

卷八

七十

車後凡可以利名者無不舉興既而政通人和天順五年邊有邊患視城郭之頽不足以戒不虞欲為脩築廼出令曰居司牧之職而不憂乎民豈民之父母哉今城中居民甚多既無車馬之守脩且傾頽而弗寃卒遇有警何以保障為民經久之計必深思而預防之遂集鄉民之壯者二千餘人為之脩築經始之日民歡趨之板築具舉百堵皆興工善吏勤朝夕展太不三月而告成邑人賈永清輩念其功及於民者遠請書其事於石用垂悠久以識不忘因為作詩以

遺之其辭曰

粵惟安定古雍州疆東連關輔西接甘涼有俶其城
歲久而荒墻垣頽圯暴客曷防有美趙侯邦家之光
才能出類來宰是方慈祥愷悌易直恭良愛民如子
百里稱揚視城之頽中心如傷不為脩築民無以康
迺集丁夫以載以囊揀之度之百堵如崗言言仡仡
狀擬金湯侯之於民其惠孔長刻召貞珉以識不忘

送曹惟清黃州報最久任序

何景明

中書

古之所謂法吏今之所謂良牧古之牧多久任今之

安定縣志

卷八

七十一

牧多速遷竊嘗悼古道之益遠今日之益趨而下也
蓋良牧之所為其政寬以讓其化緩而周示民軌儀
而不自表暴陰利其民而民不得述焉法吏則執文
以為訓不少隱容動獲赫赫聲世爭述之為上者考
於郡牧有若是者惟恐其遷之遲以為知人累由是
而久任之法漸廢矣夫良牧必以道成而法令乃以
威逞久任利於民而難以倖致速遷使於官而可以
苟致則孰不假法吏之實盜良牧之名惡久任之勞
求速遷之術哉由是而求技之良如古所稱者寡矣

安定曹子為黃州者三年吏畏而民樂其政有若古
良牧之為者考於吏部嘉其績使復政黃州黃州之
宦於京者咸相慶幸欲贈以言來告予予曰君果為
古良牧其有誠於今之為牧者乎今之為牧待一考
日如歲既考之後延頸俟上之遷我遲之歲月則曰
吾棄於上矣遷未可期也於是舉三年之所為者盡
棄之剛者暴劫其民柔者罷怠其事而身家之計惟
恐弗逮也殊不知一郡之中大則數十邑小則十數
邑使久任而盡吾之賢周吾之仁亦可以報君父而
慰民望矣君之于黃予甚幸其不即遷使其賢益得
進仁益得周後之人欲求古之良牧必於黃觀之是
予望也

安定縣志

卷八

七十二

群玉集序

惲應翼 知縣

事有久而後明者蓋褒貶恣意於一時是非俟公於
久定孝慈待此以雪其先縉紳藉此以伸其論君子
於是嘆文筆縱橫多溢惡而橫議也余昔師事方山
先生時脩憲章錄日夕聞其議論謂逆瑾煽禍士幾
無類矣李文正公多保全之故文正不同劉謝之去

世有餘論而善類蒙其福康子德涵魁儒也以救李獻吉往說瑾因與往來後竟以黨斥不復用閔中至今惜之余識其語後讀世父少南公同年友李州先生別集見其引雙溪雜記諸書言秉銓張公之事而太恩馬其言張為瑾所喜納嘗勸瑾禁察饋遺降賂人李宣趙良瑾當朝覲歲歛金於諸司張公聞而言之瑾乃差官查盤以掩其迹又曾納張公言逐左右用事開騙苟者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咸如瑾惡輸林之慢已欲外調張公不可瑾持之張公後為

講解且張公為吏部郎嘗上疏劾遼東鎮守等濫殺冒賞暨內臣汪直梁芳等撓亂熒惑李廣之招權納賄矣此其人豈一無表見者哉不知其人視其友楊石琮公嘗薦張公諳練堪任邊事又石琮公間居澗州又嘗薦於瑾起用之矣此其人不可知乎乃身斃詔獄家流海南而至被以無將之名嘻亦甚矣昔楊子雲之仕新論者謂其拙身以伸道馮道歷事五代而百姓之免於殺僂者道之所庇居多君子論人以瑕掩連城以類疵明月也當瑾暴蔑衣冠凡列臺

省為所荼者至苦矣而張公竟能回之則論張公者不可少恕矣乎余西行過蕪城有遺群王集者乃張公諸孫鴻臚君以述所哀刻公任考功時名卿鉅人贈其父莒州公詩也余有感於懷故為論著如此雙溪謂張公之祠基於新都茲集所哀自新都始良有意哉余赴令安定道武功望北郡乃德涵獻吉故里不勝今古之懷三秦豪傑庶幾復得見云敢曰秦無人哉而張公則安定人也故為安定山川一洗之

重脩定西聖廟記

戚

藩

知縣

安定縣志

卷八

七十四

盛主不以政教所不加而不臣其人聖人不以禮義所不施而不弟其士故文化之隆至于降王侍子悉遣入學而其始也以壤駟赤之徒僻在西鄙亦得廁於七十二賢之列雖越處邊陲而文學可以幾至治道之所存無戎憂一耳然建學必卜地於厚塏而定西褊窪特甚始至心訝焉將期苟可小康即別謀一善地諸弟子咸難之曰是其數十年前青紫纓而征者毋徒勞更轍為也則急簡士之脩良而訓迪之曰君虞長吉匪異人尚其有江神剖澆胸腹見沙石皆

成篆欠者耶而四座苔蘚侵衍絃誦之聲缺焉則以
為耳目未飾故心志未恢丹雘之觀不脩斯育者衆
耳迺始沿舊脩成事堂序門垣穹穹榔榔恍惚金石
絲竹之音驚聞自璧者諸弟子亦鼓歌而進曰大夫
之善增筆也大夫之不鄙夷其人士而許我肇悅也
余曰嘻子何見之陋也大子之教弁冕百王頤子之
志一邑一鄉口陳鄒魯而身被要荒不得其門猥云
升堂患難四科德行為古今匡坐而駢詞已玄黃之
貿貿況於點聖宮墻而畫墁用售崇閣外飭倨侮中

持相與籛籛其問而偃僂之銘之末儀公庭萬舞時
媿優施河岳日星千秋六經茲秘閣之笥不珍而飛
薨之制徒仍朽株斷梗曾何救乎大廈之傾學博乃
矍然起曰懋哉懋哉大夫之言君子也不以貌聖矜
其似者也吾儕小人目眩髣丹則見其焜耀而喜焉
覩之一室索之一隅無以與乎文章之大也繼自今
黼之黻之製錦而獻之惟大夫之傲進是而梁之棟
之柱石而登之惟大夫之導大夫尚且闡繹微旨指
南後學以翊先聖於勿衷以為即經籍散亡而由吾

所論述亦可存千百於十一二三子循而求之奧定
闢焉楹夢通焉則雖蔓草荒烟而有爛章於雲漢者
况乎金碧炳煌已儼然宗廟美而百官富也遂因篋
落成而記其廣勵之義若此

脩城記 邑人

張綵 吏部尚書

國朝併定西安西通西縣為安定縣溪右倍於川原
土瘠產嗇然輪廣將千里外道里四衝置驛所者各
四陝邊六郡若上郡北地安定東西相峙形勢聯絡
隴西天水此則藩籬而金城視此實切腹背國家乎

安定縣志

卷八

七十六

亂後元將王保復入寇久駐茲地朝命大將軍徐
達率大軍討之時聖筭有自潼關抵西安直擣定西
之諭比至逼寇而營連數戰斬馘無筭名將如李察
罕不花韓札兒嚴奉先等皆生擒之師旋上平定表
有至定西陳兵峪靈驅電擊渠凶或見血逃遁獸駭
禽驚盡望風附降遂定封行賞寇患至此大定至正
統間復肆跳梁夏秋自河套入則涉水徑南歲戍多
至萬餘兵安定為邑未可細視也比來西鄙多事樞
兵運餉無停年於斯城隍者未深堅所云保障之謂

何但極瘠之地當強寇之衝加之時勢劇難有事城池誠未易易然亦有司常職未始不有當路者督責曹公為之自我雖抑之不移至驗力抽役縮用急供諄諄樂成之諭民不告勞績用堅寔於多難之際亦難矣論者謂今寇勢甚猖先之城池之築鑿所謂可勝在我者其亦有藉矣乎聖朝保乂黎元因地制宜而無遺計而於邊民尤加之意究在有司奉施何如使職列邊方者防禦寇計類如此城之舉當路體國勤事之慮庶有所托而君相西顧之憂亦可少舒矣

安定縣志

卷八

七十七

安定縣重脩城隍廟碑記

張嘉孚 副使

邑中允居而面震者有城隍廟其肇建脩復無碑可考嘉靖己丑歲愚甫成童嘗記先大父文盛偕邑中父老蘓君昂王君瑤輩以四方緣貲曾一脩繕今之堂殿五楹乃其功作也其他規制亦備而因陋守朴者尚多逢之五十餘載為萬歷初年洧川尹王植邑庠廩生王專及諸耆英以夢兆之故省視後寢其頽頹果甚地又欹側迫狹不稱廟制乃議以本社餘儲并四方施助之貲易居民隙地廣長各五丈於是隘

者拓而閔曲者繩而直腐者易而堅又置寢室設帷
幄列曹司監坊額規制嚴整功用告成專等仍礮石
牖間問愚為記嘉孚乃作而言曰往己卯之憂有異
瘟來自河湟者威燄盛烈愚以神誕往拜為文默祝
果爾邑里無恙深荷神休每懷欲報者未由也茲敢
以不文辭按城隍主一方之土宇保一邑之生靈其
在國家祀典為甚正近俗惑於薰篙妖誕之說宮觀
寺宇鱗起蝟興甚者以廟之新舊為靈否神之尊卑
為隆殺而城隍之正祀且混於諸淫祠而民莫知辨

安定縣志

卷八

七十八

焉而為之神者亦或災不能禦患不及捍禱不為應
冤不獲伸甚者福淫禍善或悖且拂嗚呼是果人以
神為玩褻而神亦無庇於人歟抑以神應舒遲而非
若物情報復者求快自前歟先儒嘗謂不可者致死
之則鬼不神可者致生之則其鬼神繼自今其亦赫
赫於聲濯濯於靈無或如前之沒然無聞使人得以
上本形骸目之而大肆其欺與玩則庶幾生民崇奉
之意也然有祠宇之神有人心之神祠宇之神遠且
幽人心之神近且顯人若恒以神之格思者自警官

脩其職士脩其行為父老者以忠信導為子弟者以孝謹稱邑無暴橫之行室無曖昧之為則神亦得全其聰明正直之體而罔怨罔制雖四時蘋蘩俎豆將歆以饗而無愧矣苟不此之務從以堂殿為崇重香火為趨承祈祝為應感罔中於信以覆詛盟是謂國亡而聽于神也已惡貴哉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乃其律例也故愚因記廟事敬以此為神獻因以告吾鄉之人